



通鑑學要

八

宋紀

リ 8
210
8



通鑑肇要卷四

續編

宋徽宗

張景星二銘

雲閒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商有焉翔徽參閱

徽宗皇帝

諱佖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立之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高平公范純仁卒

諡忠宣

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
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
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入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
能以責入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入不惠不到聖賢地
也位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通鑑肇要

續編卷四

宋徽宗



年

子

二月



任伯雨論停久竊朝柄迷國罔上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停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
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發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人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
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
極論之乃貶雷州後徙睦州卒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抗論愈力既
而欲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冬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訪書畫奇巧留杭州京與之遊不吝晝夜
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
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復召

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讀

洵武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韓琦子神
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
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
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
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帝決意相京矣

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貫置局造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
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
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司諫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
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可
據以行於是光等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
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

以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也田員外郎孫鑿善鑿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
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
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入主示節
儉以光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
通判德州布時相意行市易法既拜中丞遂
與曾布比黨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
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禁元祐法

置講議司於都省明年罷之

京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仲宗欲為而未暇
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

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
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待制以上官
蘇軾等餘官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內臣張士良等凡

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
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癸未二年秋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頌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
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
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
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甲申三年夏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

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乙酉四年冬十二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綱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舳舻相銜於淮十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丙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毀黨人碑。

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

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物供奉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務以侈靡眩惑人主因覩帑廩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陛下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用之

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孝友睦婣任恤忠和凡有此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內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秋九月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嘗言無功澤及人而浪廢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魚惟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世稱頤為伊川先生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

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木上書劾貫論奏未終帝拂衣起木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

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遂謫

夏六月蔡京有罪免

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為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執中雖不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冷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黃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帝問蒙曰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彗出奎婁帝令侍從官指陳闕失石公弼等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辛卯政和元年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

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行汚而不齒於人貫使遼道盧溝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

對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女真即女直其國舊屬于遼至是強盛時遼主延禧號天祚皇帝

壬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至都堂議事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十一月遼遣將伐之遼

軍大敗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遂於是月朔即皇帝位且曰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昊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秋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

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靈素為道士善妖幻召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錄宮以便齋醮之事時道士皆有俸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上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語上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

夏四月道錄院上章册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册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羣臣及道錄院上表册之

冬十二月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戊戌重和元年春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

遼。

通金好自此始

己亥宣和元年秋七月以童貫為太傅。

時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九月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與少宰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以獻笑取悅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命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米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冬十二月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彬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輔上疏諫曰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蔡京薦之會高麗使還言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

庚子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死

夏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攸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手為珍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

此耶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
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善逢迎希恩寵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臘託左道以惑眾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不旬日聚眾至數萬遂陷睦歙杭衢等州詔童貫率師討之貫承詔罷花石綱擊方臘破之執臘歸

辛丑三年春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

擊降之。

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櫻其鋒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叔夜距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十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壬寅四年春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先是趙良嗣使金與金人約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析津府少師鄭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乃復乞舉兵朝散郎宋昭曰金限於遼猶虎狼之限於阱也合之攻遼是去陷阱而懷虎狼也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乃以貫為撫軍使攸副之攸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詔班師。

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東路兵趨白溝西路兵趨范村遼人諫而前敗績士卒多傷帝聞而懼詔班師遼使來

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州、

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乃密遣使如金、約夾攻遼、金兵至、居庸關、遼人不戰而潰、遼臣奉表降、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吳秋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更名晟、改元天會、

冬十一月。詔殺張鼓。函首以畀金。

鼓遼平州人、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推鼓領州事、耶律淳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六月、鼓以平州來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鼓為節度使、金人聞鼓叛、遣幹离不襲平州、鼓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誼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先是大石以下諫遼主不從遂自立為王率眾西走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為西遼

夏六月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字器之少從學於司馬光除諫官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上殿虎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
心服其賢使小吏吳默持書啖以即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胡代州遂圍太原斡離不入檀薊州

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藥師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召之入朝不至帝命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惟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存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兵南下藥師帥所部兵以降斡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縣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兵東幸太常少卿李綱謂給事中吳敏曰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欽宗皇帝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

丙靖康元年春正月。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

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

雍邱。盜殺之。

勔居蘇州。公肆培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聲焰薰灼。時謂東南小朝廷。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翰离不濟河。即下詔親征。遣蔡攸宇文粹中奉太上皇東行。以避敵。

金翰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

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為質。

翰离不軍抵汴城門。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遣使來議和。帝命李掄使金軍。翰离不謂之曰。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而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稅等唯不
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泚等偕來凡
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
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
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
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
于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辭士姑與之議
所以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
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
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綱退則誓書已成一依
其言以邦彥為計議使奉康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
種師道帥師入援

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人見帝曰女真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
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
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情歸
扼而戢諸河李邦彥不從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兵不可且彼以孤軍
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窅中當以計取之必勝帝然之
約日舉事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請先期擊之二月朔
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韓侂不取康王以
歸金候吏覺之韓侂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綱
率諸將出救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

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綱詔以綱為
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韓侂不詰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
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東等十餘
人上書言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
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
徒忌嫉賢能動為身謀所謂社稷之賊也乞復用綱而
斥邦彥等軍民數萬人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乃復綱
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更以蕭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商不引兵北去。

幹商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退師北去。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神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權。帝謂其老難用。翰曰：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還雲中，留軍圍太原。三月。

詔神師道屯滑州。姚古、神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

軍。師中追幹商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欺元約，朕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古為河北制置使，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幹商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商不遂出境。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今歸德府。

太上皇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

責耶陛下因鑿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

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士大夫宗仰之焞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

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不復知其非忽聞之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解上疏詆時乃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

六月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數止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乃以綱為宣撫使綱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許翰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以愚真不容於朝既行之後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為感動○秦白起被誣列于杜郵時耿南仲欲害綱故也

秋七月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八月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蔡攸

朱勔伏誅。○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珣胡安國于遠州。

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少遂除中書舍人及綱罷珣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解言珣為綱游說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解越職論事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大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益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冬十一月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

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詔王雲副康王

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地奉袞冕王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雲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居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祠民遮道諫王弗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執雲殺之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王如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宜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間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

笑自如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如河北
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鈴轄趙子清
麾眾殺昌南仲與金使王洎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
洎洎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
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金幹離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城中惟衛士及
弓箭手七萬人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
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
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
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府尹何臬入見引蘇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

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閏月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
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令死士
秦仔等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陳遘為元
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河北兵入衛仔至相州
於項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帝命何臬
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
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臬還言金欲邊上皇出郊帝
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金軍奉表
降請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丁未二年。高宗皇帝構建炎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帝自金營還。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詔割兩河地以畀金。使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降。民猶不肯。金人復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棗李若水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棗若水等復如青城。

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

韜使金。金人欲用韜。韜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榘。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至

衛南。前後皆敵。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金人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出宮。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罵不絕口。至以裂頸斷。古而死者。金人相與言曰。遼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康王構次于濟州。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

御史馬伸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且論邦昌當上皇時靈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至是金立邦昌奉冊寶至邦昌止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

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萬直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貴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軍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通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入至濟州訪康王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

呂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

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土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

論靖康大臣誤國罪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可矣。叔夜乃翼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東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六月，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言：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郡守，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益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是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一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土疏請帝還京師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陛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金幹離不死

幹離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守位而已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之願陛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請所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米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飛武經郎○樂枝將攻楚軍使眾曳柴揚塵詐為眾走楚師逐之敗績楚伐絞莫敖令人采樵誘絞人出絞獲采樵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伏山下大敗之

秋七月以范致虛知鄧州

有詔欲幸東南避敵李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王都救援暫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帝乃許幸南陽以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

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

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

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為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侍御史張浚劾綱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綱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授其從者曰我死爾致此於吾親具冠帶出別邸乃與澈同斬於市東初未嘗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

流涕

張邦昌伏誅。○金盡陷河北州郡。冬十月。帝如揚州。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

通鑑要卷四

通鑑要卷五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蔣 勲元凱參閱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六年。

戊申 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澤得金將遼臣土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威聲日著。敵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病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諡忠簡

八月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

冬十二月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

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錡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黃潛善汪

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

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請隆

祐太后臨朝。元祐改號隆祐

傅自負世將以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妄作威福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劫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論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史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之禍豈祖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帝乃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浚謀起兵討之頤浩亦遣人寓書于浚浚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

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勵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既而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傅等憂恐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

夏四月帝復位

復以建炎紀年呂頤浩張浚入見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韓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

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粵為皇太子。未幾卒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初劉豫叛降金金以豫節度河南州郡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斬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管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下詔以四失罪已。

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中丞張守土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未至耳

金兀朮大舉入寇秋閏八月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進七策大要罷和議而修戰略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帝如臨安時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金人陷南京。○禁民漢服。又令髡髮。違者斬之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今紹興府
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

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愆欲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金人至江上。充遣統制陳淬及岳飛帥師迎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遂濟江。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戶部尚書李稅守臣陳邦光率官屬。牙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邦人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遣人許以舊官。邦人以首觸柱礎。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久之乃得往。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

時呂頤浩進航海之策。帝然之。遂如明州。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

此岳命命軍也爭降附之

金人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橋敗之

庚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

州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夏四月帝還越州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

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

遣蘓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

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

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

之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據

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縵貫

其背每縋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

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兀朮

通鑑

綱目卷五

宋高宗

五

兀木然之及天霽風止兀木合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木焚弱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木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共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梨栗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都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

乏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譬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十一月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和尚原在寶雞縣西

辛紹興元年春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成據江淮湖相十餘州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俊請飛同討許之俊聞成將馬進在筠州遂急趨之飛為先鋒俊令揚州中絕生米渡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

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後與飛
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俊追至江州成勢迫
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夏五月岳飛招張用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馬進為
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飛與用俱相人
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
遂帥眾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
制屯洪州
彈壓盜賊

秋八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年三十為相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檜從而
擠之宗尹免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
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令無
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冬十一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

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
守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
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命諸
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
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亟剗其鬚髯而遁

壬子二年春正月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
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乃命頤浩開
府鎮江頤浩辟文武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
忠銳崔增趙廷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
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常謂給事中程瑤曰頤浩熟
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
實但太執耳瑤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
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

五月育太祖後子侁之子伯琮于宮中。

太子專卒帝未有後范宗尹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詔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侁之子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琮好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琮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黃廷堅所書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瑤等二十餘人。

初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會頤浩薦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勸帝降旨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張燾程瑤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

空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密禮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癸丑三年春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

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陷金州王彥退保石泉子羽聞彥敗亟遣人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

西縣子羽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撒離喝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耶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悉降

夏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迎戰飛即馬上擒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先是后至吉州金人迫之急遂如虔州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破之稍得安

冬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

地南
甲寅四年夏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湘湖賊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破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帝悚然至是召冲修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宗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由是三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著

秋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鼎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會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詔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肯懇切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

遂濟師親提騎兵當敵騎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李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不野推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奮擊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朕知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帝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戊戌帝發臨安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為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也見

十一月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帝召浚於福州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喻樗字子材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

捷懶忠泗州兀朮忠竹整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賊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帝嘗語張浚曰鼎真宰相也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相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臣觀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

所適而可乎。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勿復遣和議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帝賜詔褒諭，而不能用。

乙卯五年春正月，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二月，帝如臨安。夏四月，上皇卒於金。

年五十四，欲歸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司馬朴、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探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蓋文靖

時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南劍羅從彥聞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時張浚至潭州，會朝議，召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迎，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太恃其險，曰：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冬十一月，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丙辰六年秋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

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請臨建康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更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禮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眾于唐州上疏請

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

猗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猗于藕塘追麟至壽春而

還

猗至藕塘沂中急擊之賊眾大敗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以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沂中一名存中

十二月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

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伊川之文也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謠說鄙論曰此

伊川之文也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謠說鄙論曰此

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

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

所指云胡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

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部

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望下禮

官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

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

丁巳七年春正月何鮮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

服二月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

通鑑卷五十五
三月。帝如建康。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言金人所以立。劉豫益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以委卿。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請召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即日。上章乞終喪。服步歸廬山。浚怒。遂以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職。

秋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鄴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

呂祉殺之。

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怒。遂叛。執祉殺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鄴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徵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通鑑卷五十五

賣扁卷五

宋高宗

十一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之。及粘沒喝死。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術。金人得書。襲豫廢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世忠亦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戊午八年。金天眷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疆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無一足。足與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安國字。

帝定都臨安。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

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皆以其言為過。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

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

秋七月，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十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

參知政事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諸將，帝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虞，他人所不及。十月，王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耶？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秦檜言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十一月，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曾開。

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胡銓。

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尹焞朱松趙雍等皆極言不可，和銓抗疏言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欺罔天聽，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

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臣竊謂檜近亦不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監廣州都鹽倉。進士吳師古，鉉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石敬瑭國號晉，嘗稱藩，奉貢于契丹。

己未九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岳飛、土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夏四月罷權吏部

尚書晏敦復。

敦復力詆和議，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踰月罷知衢州。

秋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與宋有陰謀，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及金人執之。倫見金主，致使指，金主不答，而命耶律紹文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兀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徒倫拘於河間。

庚申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諡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夏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檉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召張浚，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檉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六月，同節制陝西諸軍吳玠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

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由是金人不取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金兵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敵眾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嫗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大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穎河上，置毒，穎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諸郡，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臯寶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

閏月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秋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二十萬攻穎昌又敗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也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且乃自郾城

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俊與沂中將兵赴淮西錡自太平渡江與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翌日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金人死者以萬計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請除世忠俊飛樞密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拓臯之捷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

秋七月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言于朝曰淮西之役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知荆南府

八月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秦檜諷何鑄劾居正奪職居正之學根抵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辯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斬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之○万俟卨音墨其復姓高音眉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仗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于自具獄成告檜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計檜語塞乃改命為侯高高遂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韓世忠罷

初秦檜主和議世忠力論和議之非章數上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且言金人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至是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月和議成奉表稱臣于金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家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州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雲與張憲皆棄市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文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上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為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戊壬十二年春正月何鑄還自金

初鑄往帝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
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
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許之
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箬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

氏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癸亥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
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地苦寒陳王悟室聚落也
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
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
地相拍爾皓復辯之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宜而口硬如

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
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
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
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
志不忘君雖蕪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
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
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
子適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
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
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充通問使見左監軍撻懶
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
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宜和以來我非無兵也
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
偽楚僭立羣盜蠱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
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懶怒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若明年送邵於豫
使用之邵見豫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之
於獄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歸
升秘閣修撰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
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

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
 好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
 者有節以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
 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
 仕豫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
 死耳金人怒絕其饘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
 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
 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
 訣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
 義爾及還入見便殿弁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
 次迎太母待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盟可守而詭詐之
 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
 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檜惡其言
 補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張浚封和國公故稱和公

甲子十四年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

秋七月東京留守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
 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倫文直道輔相兩朝
 臣敢愛一心以辱命遂就死○倫文直公且弟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初秦檜忌鼎復用諷中丞王次翁等論之不巳貶潮州
 安置鼎在朝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朝
 而已中丞詹大方布檜意幼鼎與范冲邪謀密計轉相
 扇惑以激無妄之福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
 歸悵餘生之無幾舟心未泯誓九死
 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十五年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恐其母計氏年高被禍計氏知
 之誦其父威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
 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
 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
 怒令臺諫論浚遂貶○左傳後君噬臍喻悔不及事也

丙寅十六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丁卯十七年秋八月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且金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及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戊辰十八年冬十月金兀朮卒。

金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

己巳十九年金廢主亮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二十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全挾反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使金。

堯弼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布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每事先意逢之

辛未二十一年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忠

武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鷙直勇敢忠義屢詆和議觸秦檜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春三月金遷都於燕。

下詔改元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

戊田二十四年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忌錡附秦檜殺飛心術之殊也遠哉

以敷文閣待制秦垧修撰實錄院。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喚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垧熺子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垧為榜首帝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垧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垧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乙亥二十五年冬十月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夏六月靖康帝卒於金秋八月以張

綱參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戊寅二十八年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謂倖臣張仲軻曰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

嘗謂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時金主恃其疆盛欲大肆征伐以

冬十月金營汴宮

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僕射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秘書郎王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臣謂禦戎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乃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陛下斷然起而用之可以圖恢復之大計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帝嘉納

己卯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夏五月貶禮部

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奏金人欲南侵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僕射沈該疑其引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帝聞其賢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久之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勉之讀書力

耕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才品為說聖賢之道
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暈太師忠顯公韜之仲子以父
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熹初從
子暈遊子暈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
為屏山先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象曰不遠
之復以修身也謂有過者宜速改之不久即復

庚辰三十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

王○

辛巳三十一年金世宗雍春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

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
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
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
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分立兩科從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
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
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
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
馬招致叛亡之罪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
之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
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
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土淵聖廟號曰欽宗
○吳山在杭
州府治東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

屯揚州○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

金太后徒單氏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弒后
並后左右數人皆殺之亮戎服乘馬妃嬪皆從衆六十
萬號百萬纜帳相望鉦
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人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人
情洵洵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起璘于帳中
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
驚即調兵分道而進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剛中還
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
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

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
沉靜明達國人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
聞而憂懼會故吏自汴還具言金主弒其母等事且曰
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殺副
留守遂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亮與
宋戰于海道敗績十一月元不喝等入自東京即位改
元事亮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改元大定豈
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射僕

康伯
請也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
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
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
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金主亮臨采石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退屯采石
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
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
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
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
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
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
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
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
龍鳳舟率
軍趨揚州

劉錡罷。

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州，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金師皆北還。

十二月，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三十二年春正月，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帝還臨安。○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卿等毋以此為心。時有進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進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諡武穆。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徧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惜以疾齋恨而沒。世傳錡通陰陽，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入眾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夏四月，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六月，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獄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

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欲盡棄陝西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於是罷知夔州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芴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冬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通鑑要卷五

通鑑要

賣扁卷五

宋高宗

十一

通鑑要略 卷六 續編 宋高宗 十一

通鑑要略卷六 續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吳元淵企賢參閱

孝宗皇帝 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

未癸隆興元年春正月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曰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水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通鑑要略 續編卷六 宋孝宗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三月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矚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浚入見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

五月史浩免

浩見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張浚

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金亭撤率步騎十萬攻宿州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卻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按兵不動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各以所部兵趣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可盡帥可擒河南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則生變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幸而金不復南

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主和議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至是帝以符

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於是

制統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

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上疏曰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

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帝悟即復浚都督浚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

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

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

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謂敵意欲和

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

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

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

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金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海泗

唐鄧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

委信不聽十一月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

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

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遂

冬十一月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求滅

歲幣之半初之望為參贊不欲戰奏竊觀天意南北之

後行未晚也。帝乃手詔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乞召張浚歸國，特委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王誥、王鼎、王公、王孫、王宗、王事、王豈、王同、王戲、王帝、王意、王遂、王怒、王浚、王在、王道、王聞、王之、王望、王行、王上、王疏、王力、王辨、王其、王失、王自、王秦、王檜、王主、王和、王陰、王懷、王他、王志、王卒、王成、王逆、王亮、王之、王禍、王檜、王之、王大、王罪、王未、王正、王於、王朝、王致、王使其、王黨、王復、王出、王為、王惡、王臣、王聞、王之、王大事、王者、王以、王人、王心、王為、王本、王今、王內、王外、王之、王議、王未、王決、王而、王遣、王之、王使、王之、王詔、王之、王已、王下、王失、王中、王原、王將、王士、王四、王海、王傾、王慕、王之、王心、王人、王心、王既、王失、王如、王水、王之、王覆、王難、王以、王復、王收、王而、王沉、王於、王天、王則、王不、王順、王於、王義、王則、王不、王安、王竊、王以、王為、王陛、王下、王憂、王之、王不、王聽、王朱、王熹、王應、王詔、王入、王對、王言、王曰、王君、王父、王之、王讐、王不、王與、王共、王戴、王天、王今日、王所、王當、王為、王者、王非、王戰、王無、王以、王復、王讐、王非、王守、王無、王以、王制、王勝、王時、王思、王退、王方、王倡、王和、王議、王不、王悅、王除、王熹、王武、王學、王博、王士、王甲、王二年、王春、王正月、王金、王人、王執、王胡、王昉、王尋、王遣、王還。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曰：行人何罪，即遣還。

秋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初，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莫不傾心慕焉。至兒童婦女亦知其名。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用。至是，湯思退諷尹穡論浚跋扈，浚請解督府，罷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與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棧拘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卒，諡忠獻。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餘干縣名，屬江西饒州府。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氏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冬十月金兵復渡淮。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

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勝宿遷人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金人南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擒金知海州事高文富復海州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時金兵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只帥諸軍拒于淮陽力戰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東中矢墜馬死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思退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悞國鈞致敵入乞斬三人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乙酉乾道元年春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丁亥三年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諡武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
 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
 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四川宣撫使○三
 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三
 田忌與諸公子馳射不勝孫臏曰以君下駟與彼下駟
 以君上駟與彼中駟以君中駟與彼上駟既馳三輩忌
 一不勝而再
 勝乃得千金

冬十一月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
 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若棄
 謀狗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病漢高帝不悅
 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
 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
 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
 遂拜樞副珙因薦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

所不逮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己丑五年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每接朝士及牧守
 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
 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
 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之士

庚寅六年夏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
 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
 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
 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以進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
 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
 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
 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
 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太子欲殺

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辛卯七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又作損齋以寡嗜慾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三月金堊欽宗皇帝於鞏洛之

原以禮

冬十月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入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八年春二月朱熹通鑑綱目成按年譜增

起自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訖周世宗已未顯德六年綱做春秋目做左氏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權場

金主謂宰臣曰復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甲淳熙元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忠諡

肅

允文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乙未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

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
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
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
豈可不成戒卿等宜書諸紳

丙申三年夏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參知政事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言虛
名之士不可用者差主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
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
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
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白鹿
洞在南康廬山五老峰下渤與兄涉隱此

丁酉四年夏六月朱熹論孟集註成譜增

先是既編論孟集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為集註
語學者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
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又曰某論孟集注添
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冬十月周易本義成詩集傳成

己亥六年夏早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
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交通貨賂使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
於朝廷勢成威立中外靡然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
旦夕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宰相趙雄力為救
解乃已

庚子七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字敬夫丞相浚子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
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入矣栻
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每進對必自盟於
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
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
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
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
遇曾覲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觀觀慙手不得下病
且死猶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拭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而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辛丑八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字伯恭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舉進士歷除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淮次用第擢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

于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尚獨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淮曰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血其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者石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者惡不實還者有罰詔下其法于諸路

壬寅九年秋九月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十年春正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盡言無隱帝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除資政殿大學士慶元二年致仕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下明詔痛革此習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表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於

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自取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正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幾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

丁未十四年冬十月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戊申十五年夏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丞相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帝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為言時曾觀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

遂論熹本無學術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

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未踰月再召熹又辭至是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熹又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進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妄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不果上

己酉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追號雍曰世宗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嘗謂宰相曰卿等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國人號稱小堯舜

二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位在位五年

庚紹熙元年明昌元年春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

譏道學者。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咸平景德之間至於慶歷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迨世朋黨已成忠諫獲罪伏乞

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福
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
也讀者至於流涕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
曰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一網去之聖
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
哉帝嘉嘆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亥辛二年冬十一月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
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於皇后李氏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
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
王擴為太子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
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性妬悍一日帝完手
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
則宮人兩手也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
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
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
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
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帝后與壽皇為三宮

壬子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
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
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
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
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于西湖耳
淳熙中更名同諧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
之所將擢用曾觀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
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
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
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
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
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

宋光宗

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
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
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
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
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
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
事未至
官而卒

秋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
過宮不聽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
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
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輒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
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
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
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
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十月會慶節帝復稱
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

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
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
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
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
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
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
護之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起居舍人彭
龜年伏地叩額血流漬楚言今日無大於過宮帝曰知
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
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
 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
 慟哭而出從官及彭龜年侍講黃裳著作郎沈有問等
 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
 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
 禮。

壽皇崩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
 至日晁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正與
 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
 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
 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
 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斃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
 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
 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秋七月丞相留正請建太子
 不許稱疾而遁。

尚書左選郎葉適言於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
 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宰
 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
 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
 久念欲退間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于庭扶出上表請
 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
 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而趙
 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禪祭趙
 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知閤門
 事韓侂胄內侍張宗尹關禮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
 王甲子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皇帝
 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問之責取太皇太后處
 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
 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問
 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
 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喻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
 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
 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詣几
 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
 起居訖行禫祭禮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加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
 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
 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
 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策適言於
 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
 曰禍自此始矣○侂胄乃寧宗后韓氏李父

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留五龍觀太子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
 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為
 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
 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
 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
 首薦熹遂召入經筵○魯莊公之母文姜桓公夫人也
 與齊侯通桓公為齊所殺文
 姜益肆而莊公不能制之

九月兵部尚書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
 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
 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
 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
 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用知閤門事劉敞計以內批
 拜深甫為中丞德秀為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

乍正士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讀朱熹

熹每進講敷陳開析整竭無隱至是以黃度之去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我冠閣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除熹宮觀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憚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乙卯慶元元年春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謀於參知政事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

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遂出知福州國子祭酒李祥言汝愚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國子博士楊簡亦抗疏留汝愚沐劾為黨皆斥之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蘅林仲麟蔣傳余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趙汝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李沐之回邪乞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夏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

汪達等

初理學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揚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名善

類皆不自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核真偽，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遠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遠為狂言，亦被斥。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後諡忠定。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璜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丙辰二年。金承安秋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

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時熹家居，上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更號遜翁。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技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紘不悅，曰：「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御史沈繼祖詆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元定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李通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學者尊之。

丁巳三年冬十二月，籍偽學。

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

戊午四年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諱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俯俛而入，當

時有蘇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以趙師霁為工部侍郎。

韓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霁獻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叢薄視之，乃師霁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霁同擇。

庚申六年春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後諡曰文。

其門人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

秋八月，太上皇崩。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

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兄祖儉以言事貶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佐曹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必有教之者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秋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

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同知樞密院事

士戊二年春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劄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鏗死三人亦罷侂謂侂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是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而貶斥者漸還故職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保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從韓侂胄請也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于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傅東都事略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略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甲子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為北鄙阻鞞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岳飛為鄂王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為少保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

乙丑 開禧元年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閭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丙寅 二年元太祖法天賢夏五月下詔伐金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圍和州

十一月以印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十二月金

人陷真州寇六合入大散關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

揆還軍下蔡

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歲幣揆許之自和州

退也
下蔡

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

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
蒙古部人是為元太祖

卯丁三年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韓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柝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置之於獄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決之信孺還韓

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搞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以口舌折強敵敵入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柝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柝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

胄罪惡於中外。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中外憂懼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從旁力贊之帝猶未允后請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初韓右卒將立楊后而侂胄不可故怨之誅蘇師旦

戊辰嘉定元年春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

金遣王柝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遂命臨安府劉楨取首付柙送金師柙至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冬十月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世宗第七子也

己二年金主永濟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衰

辛四年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時不能用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真祐元年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

濟而立昇王珣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术虎高琪於懷來

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

東諸州郡

甲戌七年春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

蒙古平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命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遂遣將合兵圍燕京

罷金歲幣

金人屢遣使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韃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韃韃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

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陛下敵驟興不能為我患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冬十二月金維州李全兵起

全維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入號李鐵鎗金主還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皆衣紅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等皆附

乙亥八年春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

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冬

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於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通日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戒乎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公論淫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

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六月詔伐金

戊寅十一年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由是和好遂絕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金人復大舉圍棗陽夏六月孟宗政扈

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

殺其眾三萬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辛巳十四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秋八

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記綱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能用名人推誠擢任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二月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

邵州防禦使

時揚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

唯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覲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主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癸未十六年冬十二月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一日守緒視朝百官入賀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入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金主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雖涉譏訕不坐法司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立元乾定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

王子貴誠更名昀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九月以真

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德秀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木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棟劾了翁狂妄遂辭去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